

奏

稿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曾文正公奏稿目錄

三冊

奏稿卷十五目錄

- 遵保皖撫大員摺（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欽奉恩諭再辭節制四省摺（同日）
遵保水師總兵摺（同日）
請優卹羅遵殿王有齡片
近日各路軍情片
議覆借洋兵剿賊片
徽州解圍摺（同日）
籌辦江浙軍務摺（同日）
鮑超軍在青陽大捷片
遵旨通籌全局摺（二月初二日）
謝弟國荃補浙臬恩摺（二月初十日）
遵議安徽省城仍建在安慶摺（二月十二日）
劉于濬未能赴浙片
條陳近日軍情摺（二月二十二日）
謝弟國荃升授蘇藩恩摺（同日）
參李元度片

李鴻章軍改由輪船赴滬摺（三月初八日）
近日各路軍情片

旌卹饒廷選家屬片

籌議借洋兵剿賊摺（三月二十四日）

克復青陽縣城摺（同日）

荻港舊縣三山一律肅清片

近日軍情片

克復石埭太平涇縣三城摺（四月初四日）

克復巢含和三城並銅城閘等隘摺（同日）

克復繁昌縣城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克復旌德縣城摺（四月十五日）

克魯港要隘復南陵縣城摺（同日）

奏稿卷十六目錄

克復太平蕪湖兩城摺（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

議覆王慶雲漕督兼巡撫原奏片

官軍水陸並進疊克要隘駐軍雨花台摺（五月十七日）

參革陳由立等摺（同日）

查覆馮子材兵勇滋鬧情形片

近日軍情片

鮑超軍進攻甯郡剿平逆壘摺（五月十九日）

黃翼升署江南提督片

近日軍情片

議覆調印度兵助剿摺（六月二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金陵陸帥勝仗張勝祿請卹摺（同日）

克復甯國府城摺（同日）

童容海投誠片

巡撫李續宜開計丁憂摺（七月初十日）

近日軍情片

代奏李續宜謝恩摺（七月二十一日）

查上次摺片並報近日軍情片

奉旨垂詢各路軍情分條覆奏摺（八月十二日）

籌辦廣德受降事宜分別遣留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覆陳河南募勇另派統領片

查覆嚴樹森被參各情摺（八月二十九日）

查覆何桂清退守情形摺（同日）

查覆薛煥吳煦參款片

近日軍情片

唐訓方駐紮臨淮摺（閏八月十二日）

請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片

奏稿卷十七目錄

覆陳皖北軍情並察度苗練摺（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

七日）

近日軍情片

彙報軍情請調多隆阿軍回皖摺（九月十二日）

甯國縣失守片

彙報近日軍情摺（九月二十七日）

水陸迭勝力保蕪湖金柱關摺（十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陳明各軍應保之案片

縷陳金陵各營苦守情形摺（十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仍請簡派大臣會辦營務片

張運蘭回籍養病片

彙報近日各路軍情摺（十一月十二日）

審明陳步高等潰走情形分別定擬摺（同日）

祁門縣失守片

撤回壽州正陽防兵片

欽奉諭旨分條覆陳摺（十一月二十七日）

旌德涇縣解圍克復績溪祁門摺（同日）

鮑超丁憂在營穿孝片

李世忠在九洑洲戰守情形摺（十二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恭謝天恩摺（十二月二十四日）

迭奉諭旨併案覆陳摺（十二月二十七日）

黃冕惲世臨有功東征片

近日軍情片

奏稿卷十八目錄

官軍攻克運漕並銅城閘勝仗摺（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鮑超軍大獲勝仗涇縣解圍摺（正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並陳親赴金陵察看片

代奏李世忠請贖勝保罪摺（同日）

查閱沿江各軍並陳近日軍情摺（二月十二日）

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並近日軍情摺（二月二十七日）

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

鮑超軍克甯國近城要隘摺（三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李世忠軍營失陷摺（同日）

蕪湖金柱關水陸防軍屢勝摺（三月二十七日）

保穆其琛補無爲州實缺片

近日軍情片

石澗埠六安州廬江等處戰守情形摺（四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克復東關銅城閘兩隘摺（四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並陳餉絀情形片

金陵軍攻克石城石壘摺（五月十二日）

水陸會克巢含和三城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攻克江浦浦口九洑洲江面一律肅清摺（五月二十七日）

日）

近日軍情片

奏稿卷十九目錄

覆陳金陵壽州軍情摺（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

彙報各路軍情摺（六月二十七日）

彙報近日各路軍情摺（七月十二日）

催調黃翼升赴臨淮片

湖口防軍勝仗摺（七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片

覆陳籌援臨淮摺（八月十二日）

金陵軍攻克上方橋江東橋石壘摺（八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並調金國琛回皖片

青陽援帥大捷解圍摺（九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近日軍情片

甯國涇縣防軍勝仗摺（九月二十七日）

查辦革鎮黃彬參款訊明擬結摺（同日）

金陵軍疊克八隘并復秣陵關摺（十月十二日）

古隆賢率衆投誠收復三縣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聲明石太旌甯四縣失陷緣由片

克復水陽東壩等隘高淳等四縣摺（十月二十七日）

李世忠軍破苗圩復懷遠縣摺（十一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李續宜病故遺書代陳摺（十一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片

欽奉諭旨覆陳四條摺（十二月十二日）

奏稿卷二十目錄

四

淮南鹽運暢通力籌整頓摺（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官軍攻復績溪并在歙獲勝摺（正月二十七日）

覆陳李世忠情形片

攻克鍾山石壘金陵合圍摺（二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覆陳接統揚防大員片

遵旨籌議停補額兵摺（二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片

覆陳李世忠近狀片

江西牙釐請照舊經收摺（三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克復句容縣城摺（三月二十五日）

近日軍情片

謝交部從優議敘恩摺（三月二十七日）

克復金壇縣城摺（四月十二日）

徽州防軍挫失摺（同日）

李世忠開缺回籍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瀝陳餉絀情形片

東壩防軍截賊獲勝摺（四月二十七日）

徽州防軍截賊獲勝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謝寬免嚴議恩摺（五月初六日）

鮑超請假葬親摺（五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遵旨會師籌剿金陵摺（五月二十二日）

奉旨覆奏并陳近日軍情摺（五月二十七日）

覆陳長江水師提督員缺片

覆陳金陵皖北江西各路軍務籌辦情形摺（六月十二日）

日）

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摺（六月二十三日）

賊酋分別處治廳籌善後事宜摺（七月初七日）

奏稿卷二十一 目錄

謝錫封侯爵恩摺（同治三年七月十六日）

李臣典病故請卹摺（七月二十日）

蕭孚泗丁憂開缺摺（同日）

覆陳賊酋正法片

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片

近日軍情片

奉旨分條覆陳摺（八月十三日）

金陵陸軍請獎請卹摺（同日）

會國荃請開缺調理摺（八月二十七日）

湖州廣德敗賊犯歙官軍截剿屢勝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彭玉麟不專駐安慶片

江南貢院工竣請放考官摺（九月十一日）

覆陳補行鄉試事宜片

皖南北兩岸肅清摺（九月二十七日）

謝賞會國荃人蔭恩摺（十月初五日）

謝賞雲騎尉及直隸州恩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十月十二日）

遵旨馳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摺（十月二十二日）

江甯省城建立湘軍昭忠祠摺（同日）

交卸督篆仍回本任摺（十一月十八日）

欽奉諭旨分條覆陳摺（十二月十三日）

豁免皖省錢漕摺（十二月二十八日）

欽奉諭旨覆陳近日軍情摺（同日）

何桂珍等請予諡片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五

遵保皖撫大員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遵旨保奏皖撫大員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諭：『彭玉麟奏：『滌陳下情請開缺專意剿賊。』一。安撫巡撫現在簡用乏人著會國藩於所屬司道大員內擇其長於吏治熟悉軍情者不必拘定資格秉公保奏一二員候旨簡放。再前任吉南贛甯道沈葆楨前有旨令赴該大臣軍營查看保奏該員於現在時勢應如何任用之處即著迅速奏聞。』等因欽此。又於同治元年正月初五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彭玉麟奏：『皖撫宜帶陸兵該撫難離水營仍懇准令開缺。』等語著即會同會國藩李續宜等籌商人才薦賢自代。即由會國藩迅速奏聞候旨簡放提督楊載福請假回籍著會國藩催令該提督迅速回營如彭玉麟可以赴任庶水師不致無人統帶賈臻奏探聞廬州業已克復現在該郡情形若何並著查明迅速具奏。』等因欽此又同日承准議政王

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十八日奉上諭：『廬州僅已克復多隆阿一軍目必乘勝追剿著會國藩即飭令該將軍渡淮進擊彭玉麟李續宜亦可飭統率楚軍各員迅速繞出賊前迎頭遏剿。』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慎重要區虛衷博訪欽悚曷任竊臣前因彭玉麟難離水營業於上年十二月十七日專摺馳奏並請簡員接任皖撫在案彭玉麟疊次奏陳不能赴任係屬實情已在聖明洞鑒之中臣前與官文函商本有奏請李續宜仍任皖撫之意緣鄂省關係極重一時難覓替人既恐上侵朝廷黜陟之權又慮轉貽鄂疆未靖之患是以前摺中未敢冒昧瀆陳茲疊荷溫諭囑咨臣反覆籌度所屬司道大員內實無素統陸軍者可勝皖撫之任查有前任雲貴總督張亮基久任封疆艱險備嘗威望素著咸豐二三年間在湖南巡撫署湖廣總督任內籌辦防剿布置得宜輿論翕服湘勇之初招赴省城訓練實自張亮基發其端故楚軍將弁樂爲之用該員籍隸徐州於穎亳宿蒙等處地勢民情亦甚熟悉又與袁甲三兒女姻親足資聯絡至湖北撫臣李續宜上年九月會自行奏請回皖撫本任該員忠勇沈摯一則感文宗顯皇帝超擢之恩一則抱伊兄李續賓三河之痛常思奮身而赴義不顧就易

而避難。其所部成大吉、蕭慶衍、蔣凝學各軍，皆在皖境，可否仰懇聖恩於張亮基、李續宜二員中，特簡一人爲安徽巡撫，當於大局有裨。如簡授張亮基爲安徽巡撫，應請旨飭令在於湖南募勇數千，帶赴六安一帶，仍責成湖北專濟餉項。如簡授李續宜爲安徽巡撫，亦應請旨飭令先駐六安一帶，責成湖北專濟湘勇全餉。湖北有事，責成李續宜回顧鄂省全境，並請即以張亮基爲湖北巡撫，與督臣官文會辦一切，庶足保楚北最要之區。張亮基曾任總督，以之補授巡撫，於例稍有未符，但體制本不甚遠，人地實在相宜，或可通融辦理。沈葆楨迭經檄催，尙未到營。臣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附片覆奏，該員堪膺疆寄，欽奉諭旨簡授江西巡撫，計可迅速赴任。至賈臻所奏探聞廬州克復，並無此事。僞英王陳玉成受金陵賊酋僞旨，向以皖北爲分地，安慶復後，該逆即退守廬郡，於近城地方大肆焚掠，多擄糧米入城，意圖死守抗拒，並分遣僞公、天安、陳姓，僞則天、義、梁、成、福，僞傑、天、義、賴、文、光等，盤踞廬郡北鄉五十里埠，與城賊相犄角。多隆阿前隊方抵中派河，因廬境蹂躪過久，人煙稀少，軍糧無可采辦，仍須由鄂省解運，不免輾轉稽延。臣現與官文、李續宜等籌派委員，速行運濟。正月內必可進攻廬州，如廬城不復，勢不能繞赴淮北，救援潁州。除俟如何攻剿情形，再由官文等會銜馳奏，並飭催楊載福迅速回營外，所有遵旨保奏皖撫大員，恭摺由驛六百里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欽奉恩諭再辭節制四省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欽奉恩諭，再陳下情，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准兵部火票遞回，臣前奏瀝陳下情原摺，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諭：「會國藩奏：『接奉節制江浙等四省軍務諭旨，瀝忱懇辭。』一摺，覽奏均悉。前因江浙等省軍情喫緊，特諭會國藩統轄節制，以期事權歸一，可以通籌全局。茲據該大臣瀝陳『各情，謂遙制浙軍，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事，請收回成命。』各等語，謙卑遜順，其見惻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惟左宗棠業已降旨，令其督辦浙江軍務，並准其自行奏事。江浙軍情本屬相關一氣，凡該大臣思慮所到，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爲理。節制一事，該大臣其毋再固辭。』等因。欽此。臣自顧何人，仰蒙溫語褒嘉，委任專壹，跪讀之下，感悚莫名。臣自聞杭州失守，業將力圖補救，各情於十二月十八日條列具奏。目下浙省僅存衢州、溫州、湖州三府及海甯州一城。溫州土匪紛集，恐難終保。湖州海甯州孤懸賊中，無兵赴援，亦斷無倖全之理。綜計全浙惟衢州一府可以圖存，然欲保衢州，必先守定江西廣信玉山，而後有運糧之路。欲復杭省，必由徽州，以攻嚴州，而後有進兵之路。是圖浙之道，守衢與攻嚴二者並重，闕一不可也。臣現飭兩江總辦臺籌撥餉糈軍火，接濟衢防兵勇，並派

員於玉山設立轉運局，飭令李定太統領衢防，堅守三月，以待援兵。至進攻嚴州，則專賴左宗棠一軍。必先掃清歙縣，婺源之零股，攻克開化，遂安之堅城，乃能達於嚴郡。目前兵力尙單，難遽深入，而賊餓方盛，亦斷不容我深入。計今歲春間，必在開遂歙婺一帶戰爭不休。須俟廣西臬司蔣益澧一軍到衢後，衢嚴兩路分途并進，庶幾站脚漸穩，取勢漸緊。臣與左宗棠往迷熟商，所以規復浙江者在此，所以保全江西皖南者亦在此。愚慮所及，舍此別無謀浙之方。惟當竭誠合謀，斷不敢稍存畛域。至於節制四省之名，仍懇聖恩，收回成命，臣非因浙事既已決裂，預存諉過之意。倘左宗棠辦理毫無成效，臣王分任其咎。所以不願節制四省，再三瀆陳者，實因大亂未平，用兵至十餘省之多。諸道出師，將帥聯翩，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區區愚忱，仰祈聖明鑒納。無任惶悚懇切之至。所有欽奉恩諭，再陳下情緣由，謹專摺由驛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遵保水師總兵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遵旨保舉水師總兵，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上年五月間，准兵部咨到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現在記名水師總兵人員，將次用竣，著兩江閩浙兩廣總督，於水師副將內，

遴選堪勝水師總兵者，各保二三員，迅速送部引見。候旨記名，以備簡用。不得以無員可保，一奏塞責。其水師參將游擊各員，如有材藝出衆，可備器使者，並著核實保奏，毋拘資格。」欽此。轉行到臣。遵於所部水師各營將領中，詳加察看，未敢冒濫具奏。恐負朝廷慎重將材之至意。茲查得現保提督銜，以總兵儘先題奏之李朝斌，銜兵銜儘先選用副將喻俊明，任星元，記名總兵丁泗濱，該四員，或由行伍，或由勇目，皆自臣設立水師，卽隸部下，身經百戰，歷保今職。現均管帶水師一營，防剿蕪湖魯港及東西梁山一帶賊匪。臣細察該員等在營多年，膽識俱優，勇敢沈著，實堪勝總兵之任。合無仰懇聖恩，俯准，挨次簡放總兵，以勵戎行。目下防剿喫緊，實難循照常例，送部引見。俟蒙俞允簡用後，再由臣隨時酌量辦理。所有保舉水師總兵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請優卹羅遵殿王有齡片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再：上年二月間，浙江省城被陷，前撫臣羅遵殿殉難，經杭州將軍瑞昌奏奉上諭：「羅遵殿官聲素好，到浙後頗能實心任事，著照巡撫例，從優賜卹。」等因。欽此。維時臣正駐軍宿松，適羅遵殿之子候選員外郎羅維忠，扶柩回籍，赴臣處呈稱：「杭州破後，羅遵殿之妻徐氏、孀女陳羅氏、族孀姪婦周氏及雇婦金梅氏，家

丁願斌均同時殉節。經臣會同前湖北撫臣胡林翼於五月初三日據情奏懇旌卹奉硃批「已有旨」欽此旋閱邸鈔御史高延

祐奏參奉旨將羅遵殿卹典撤銷。臣查浙省向來供給甯國一軍

恃以堵禦門戶故省城久不設備。羅遵殿到任未及三月方思整

軍選將自固邊防乃大股賊即由甯國陳內竄入其咎似難獨歸

於該撫及至城破身殉妻女各屬相率就義實堪矜憫軍興以來

凡疆吏守城殉節皆得仰邀卹典即浙省殉難紳民亦先後查明

議卹獨羅遵殿孤忠盡瘁未荷褒崇臣竊惜之該撫由進士知縣

外任二十餘年歷著循績臣駐紮宿松會赴弔羅遵殿之家見其

家無長物環堵蕭然家屬衣食不甚充裕既歎其清操之過人復

歎其臨難之不苟粵匪蹂躪各省有守土之責者才略有短長戰

守有利鈍但能以死報國即已克盡人臣之道似不必更為苛刻

之論高廷祐一時憤激持論殊欠公允伏懇皇上查照先皇帝初

次諭旨仍飭將羅遵殿從優賜卹並將隨同殉難之妻女姪婦及

羅婦家丁一併旌卹以彰忠節庶幾是非不淆紀綱常振至此次

浙省再陷臣處探聞瑞昌王有齡均已殉難與薛煥咨報相同瑞

昌忠勳最著自必仰蒙恩卹惟王有齡迭被參劾臣於上月二十

五日覆奏摺內聲明該撫辦理杭城防務尙費苦心茲以糧盡援

絕見危授命臣斷不敢以一眚掩其忠節該撫平昔苛派捐餉濫

劾紳士杭州之人感其死守紹興之人恨其暴斂難保無身後之

讐議應請聖主憫念時艱表揚忠烈並將王有齡俯賜優卹爲封

疆大臣以死勤事者勸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施行謹附片具奏

近日各路軍情片

(同治元年正月 初十日)

再：近日各路軍情，僞輔王楊七麻子攻圍徽州，環逼月餘，斷我餉道。張運桂老湘營一軍，堅守於內。朱品隆、唐義訓二軍援剿於外。臘月初八至二十六日，六次大戰，屢破屯溪、岩市等處賊壘。至除夕止，運道已通。徽郡解圍。又另股賊從徽南馬金嶺而來，翼截官軍援郡之路。亦經左宗棠擊退。目下徽州全府肅清如常。左宗棠一軍因援剿徽州，移駐婺源，分紮白沙、龍灣等處。鮑超一軍進攻甯國，因羣賊麇聚青陽城內，不克遽破。又朱品隆回救徽州，不克會剿嶺外，是以中隔兩城，不能速抵甯國。曾國荃一軍現在分守七處，應俟新軍募到，再行進攻和州、巢縣一帶。李鴻章一軍現在趕緊募練，應俟二月齊集，再行馳赴鎮江、上海一帶，除浙江軍情另摺具奏，徽州戰狀容日續奏外，所有各路軍事，頭緒繁多，理合附片略陳梗概，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議覆借洋兵剿賊片

(同治元年正月 二十二日)

再：臣欽奉寄諭「洋人之在滬者，恐不足恃。其與我和好，究

竟惟利是圖。一有事機喫緊之時，往往坐觀成敗。若欲少藉其力，必至要結多方，有情理所斷不能從之處。昨因薛煥有據蘇省紳民呈稟，請借洋人剿賊之奏，當經從權，諭令該撫熟計，以期無拂輿情。諒該大臣早能洞悉，洋人既不足恃，仍須該大臣酌派名將勁兵前往，方可萬全無患。等因。欽此。臣於上年臘月初四日接蘇州紳士潘曾瑋等信函，商借洋兵之事。臣比復函言：「寧波上海皆係通商馬頭，洋人與我同其利害，自當共爭而共守之。蘇常金陵本非通商口岸，借兵助剿，不勝爲笑。勝則後患不測。目前權宜之計，祇宜借守滬城，切勿遽務遠略。謂金陵蘇常可以倖襲，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既已借兵守滬，則當坦然以至誠相與，虛心相待，不可稍涉猜疑。」等語。函復該紳，並咨明撫臣薛煥在案。頃於正月十八日，又接潘曾瑋等函牘，業已設立公局，會同英法二國防守上海。惟又稱：「洋兵調齊之後，勢難中止，不僅助守上海，並將助剿蘇州。」等語。臣之愚見，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如洋人因調船已齊，兵費太鉅，勢難中止，情願自剿蘇州等處，我中國當以情理阻之，婉言謝之。若該洋人不聽禁阻，亦須先與訂定中國用兵，自有次第。目前無會剿蘇州之師，即克復後，亦難遽撥駐守之師。事成則中國不必感其德，不成則中國亦不分其咎。英法二國素重信義，一一先與說明，或不因見德於我而反致生怨。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除臣處守滬之兵，俟李鴻章到鎮，陳士杰到

皖另行續奏外，理合附片具陳。謹奏。

徽州解圍片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爲徽州被圍月餘，我軍內外夾擊，疊獲大捷，立解城圍，恭摺陳仰祈聖鑒事。竊僞輔王楊輔清率衆圍徽，業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具奏。厥後破賊解圍，又於本年正月初十日附片略陳，並聲明容日續奏戰狀在案。先是該逆大股於徽城南北修築營壘，意在挑戰。張運桂督老湘營堅守，以靜制動。十二月初八日，密商各旗先擊南門賊營，斃賊甚多。又分出西北門誘賊過河，我勇伴退。俟羣賊迫近，齊出大隊，分三路進。猛戰半時，斬擒三四百名，鎗傷千餘名。初十日，賊衆圍撲城外一二三旗營牆，我軍埋伏夾擊，轟斃四五百名。是夜復選奮勇縋城，燒賊踞房，傷賊無數，擒殺三十餘名。十六日，城內外各營同時出攻北門賊壘。該逆憑牆死守，我軍奮勇齊進。一壘既破，各壘慌亂，連燬賊營五座，屍骸枕藉，無一得脫。南路援賊蜂擁而來，彼此猛撲一二十次，斃悍賊四五百名，生擒百餘。其擊敗之賊，分肅東趨。又與嚴州大股併竄屯溪及岩市街潛口一帶，以阻徽軍糧路。自初八至二十六日，運道阻塞，文報亦或通或梗。張運桂以圍困日緊，時時出城攻打，以接外援之氣。掘濠灌水，以防地道之謀。雪夜滅燈，露立壕口，以防扒城暗襲之計。二十日，復令一二三旗傍城直上，四五旗沿河包抄。六

七八旗及左右營當中布陣。餘皆留守城圍。我勇齊抵賊壘。施放火器。賊紛紛棄營而遁。斃傷約二百名。此徽州城內張運桂一軍戰守之情形也。朱品隆一軍。前經奏明。出攻石埭。與鮑超會剿甯國。自聞徽州之警。臣調令回軍入援。初八日進嶺。十三日馳至休甯。與署總兵唐義訓商援徽之法。以疏通糧路爲急。議定先剿屯溪。次剿潛口。岩市之賊。十七日兩軍齊赴屯溪。朱品隆自左路進。唐義訓自右路進。先破街口一卡。旋攻毀河邊四壘。斬賊約五百人。追賊溺斃者尤多。賊已退遁。是夜復回踞該處。十九日朱品隆督隊將石橋潛口賊巢節節掃盪。擒斬無算。二十二日辰刻。岩市大股直撲萬安街。是時官軍方派三營護糧赴徽。賊占萬安街。則歸路已斷。朱品隆立派六成隊。分路出擊。該逆先由左路抄入。朱品隆迎敵破之。山後之賊。又換隊衝出。敗賊回旗並進。朱品隆督飭各營拚力堵。幾不能支。適解米各營均回助戰。賊始卻止。唐義訓亦派隊援助。逐賊東去。殺斃約三百名。此朱品隆唐義訓兩軍援徽力戰之情形也。張運桂以岩市街被賊堅踞。糧路不通。必須合力剿退。乃可固軍心。而保要郡。密飭總兵黃萬友率左營及六七八旗出隊。問道馳赴休甯。會商朱唐兩鎮兜剿岩市之賊。二十四日辰刻抵休。連日風雨不息。二十五夜少霽。張運桂料詰朝必有大戰。遂派隊往潛口迎護糧糈。並遙爲策應。二十六日黃萬友唐義訓由潛口左路進。朱品隆由中路進。岩市之賊分路來撲。約二萬餘。排列五六層分布三四里。朱品隆先從街口接仗。破堅

卡而入。唐義訓黃萬友乘勝從街前後包抄。連燬賊壘十餘座。斬賊三千餘人。奪獲旗幟印憑騾馬糧米無數。楊逆受傷逃內。餘匪退向篳墩。追殺數里。天晚收隊。二十七日以後大雪三晝夜。平地深四五尺。道路阻絕。人馬難行。該逆經此重創。無糧可據。遂於除夕冒雪向遂安淳安退去。徽城各門之賊亦於二十九三十日全行遁去。郡城解圍。此徽休各軍會剿岩市立解軍圍之情形也。伏查僞輔王率五六萬悍衆。分布徽郡岩市屯溪各處。又另股由績溪嚴州繼進。欲乘浙省全勝之勢。攻陷徽郡。由皖入江。計甚狡毒。仰荷皇上威福。將士用命。內守外援。連戰皆捷。二十六日諸軍會剿。尤能大挫兇鋒。適左宗棠一軍亦於二十六日在婺浙交界之大鱸嶺酣戰獲捷。遂使各路悍賊負創遠遁。徽圍立解。全境肅清。實於大局有裨。各營於風雪嚴寒之際。奮力苦戰。著有微勞。總兵張運桂係臬司張運蘭之胞弟。因其兄抱病離營。代統其衆。調度得宜。應請賞加勇號。衢州鎮總兵朱品隆請賞加提督銜。署皖南鎮總兵唐義訓請交部從優議敘。提督銜記名總兵劉松山記名總兵朱紹輝劉光明均請交部從優議敘。記名總兵黃萬慶易開俊均請賞加提督銜。總兵銜副將葉明瑞賀國秀均請以總兵記名簡放。副將銜參將張添習請以副將儘先選用。總兵銜江西推補副將沈寶成請以總兵記名簡放。記名總兵胡暉堂請賞加勇號。游擊朱步青貴以參將留於安徽儘先補用。其餘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擇尤請獎。張運桂所部將弁陣亡五十四員。朱品隆

所部將弁陣亡二員，另行開單，請旨飭部議卹。所有徽州各軍獲勝解圍各緣由，專摺由驛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籌辦江浙軍務摺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爲遵奉疊次諭旨，籌辦江浙軍務，恭摺分晰覆陳，仰祈聖鑒事。竊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奉上諭：「有人奏：『蘇常淪陷逾年，請亟圖克復。』等語。原摺所稱：『左宗棠抵浙得勝後，移兵由嘉興進攻，另派一得力之將，由太湖進攻，加以薛煥由上海進攻，爲三路之兵。』是否可以照行之處，著迅速妥籌辦理。」等因。欽此。又同治元年正月初九日，承准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寄諭：「浙江省城失守，左宗棠已投浙江巡撫，刻下計已抵浙，著卽會合閩師，分道進攻，毋令該逆久踞。曾國藩飭令鮑超進攻甯國，以便進規浙省，爲左宗棠後聲援。此時賊中悍匪麇聚杭城，蘇常守禦必懈，若能分兵直搗蘇常，便可由嘉湖以扼杭城之背。使該逆應接不暇，未始非出奇制勝之策。著曾國藩薛煥酌度情形，妥籌辦理。」等因。欽此。臣查杭州未失之先，左宗棠由徽境進援，中間節節爲賊所阻，尙未能速達杭州，更何能繞進蘇常。至杭州既失以後，左宗棠於十二月杪，戰勝於徽浙交界之大黼嶺，甫解徽郡之圍，擬由徽郡進攻嚴州，以扼杭省之吭，上以作衢州之蔽，目前謀浙之道，舍此別無長策。惟行軍自有次第，必須攻克

開化、遂安等城，乃有赴嚴之路。必須留守婺源、華埠等處，乃無抄後之虞。臣於本月初十日，奏明須俟蔣益澧一軍到衢，分途進攻。非過於持重，故事遷延也。實因賊數太多，佔地太廣，動輒以長圍困我。若非左宗棠直搗嚴州，恐衢州終困於長圍之中。若無蔣益澧續進常玉，恐左宗棠亦將困於邦圍之中。反覆籌算，不得不審慎而出於此。至鮑超一軍，與賊搏戰於青陽城，下不能遽克，卽使克復青陽，而尙有石埭、涇縣等城爲賊所踞，未能遽抵甯國。又安能進援杭州？以臣所聞，蘇常之賊守禦並未少懈，似尙無機可乘。縱有可圖之機，而左鮑兩軍隔蘇常各八九百里，必經過江南十數縣有賊之地，前有堅城，後無糧路，將軍心之立潰，實寸步而難行。臣之愚見，必俟左宗棠圍攻嚴州，鮑超進抵甯國，浙事乃有下手之處。此籌辦江浙軍務之大略也。又正月初四日，承准十二月十七日寄諭：「鎮江逆匪麇聚，勢甚危急，都興、阿雖經派兵赴援，一時未能擊退。昨據曾國藩奏稱擬派道員李鴻章統帶水軍，並陸軍六七千名，馳赴鎮江。已諭令照擬辦理。著官文、曾國藩迅速會商。如有可籌撥兵勇，卽派委員統帶，交都興、阿嚴密布置。」等因。欽此。又正月初八日，承准十二月二十一日寄諭：「翁心存奏：『力保通泰，克復蘇常。』請飭派一素能辦賊之員，馳赴通泰，由江陰常熟進搗蘇常。」宋晉則請飭都興、阿選派勁旅，由常熟、丹陽等處分道進攻，並先期約會薛煥，派員激勵義團，隨同剿賊。其單開各條，尤爲周密。卽著曾國藩、都興、阿、薛煥按照所奏各情，悉心

會商。曾國藩能否派員前往都興阿、薛煥，應如何會合進兵？均著迅速籌辦，以慰民望。以紓朕南顧之憂。至用人爲當務之急，翁心存等所稱知府周沐潤、知縣劉郇膏、趙秉鏞、博士趙宗建等，其才是否足資任用，並著曾國藩等確實查明量材差遣。等因。欽此。又正月初九日，承准十二月二十六日寄諭：『都興阿奏：『進攻天長獲勝，並江甯逆援渡江。』一摺。都興阿所部水陸兵勇，本不甚厚。揚城實江北要區，曾國藩自當通籌兼顧，聯絡聲勢。前諭令將江南北等處餉需通籌協濟，並諭兩淮鹽務派員整頓，諒已設法經理。若得此巨款，不必專仰給湖北、江西餉項，自可裁汰疲弱，添募新勇，撥給都興阿統帶，以固揚防門戶。至上海關稅，每歲可得數百萬兩，尤爲餉源所自出。該大臣前奏派兵數千人駐守，殊未籌及進攻之策。昨因諭會國荃統帶老勇八千名赴滬，以爲力保該大臣餉源起見，且可進規常現。江浙偏地賊氛，江南祇有鎮江一隅，爲進兵適中之地。該大臣前奏李鴻章水陸各軍著迅速調撥，布置起程。抵鎮後，即飛速馳奏。遲則此著又恐落後。該大臣身任統帥，事非越俎，亦無旁貸。不必稍避嫌怨，總期於事有濟。江浙等西軍務，朕惟曾國藩是賴。所有一切布置情形，即著迅速覆奏。』等因。欽此。又承准正月初七日寄諭：『現在賊勢趨重鎮江，而金陵、蘇常各匪復圖竄擾江北。李鴻章所統水陸各軍六七千人，如能早行趕到，不獨鎮城可資保衛，亦可壯江北聲勢。著曾國藩催令該員迅速起程，無稍遲緩。』等因。欽此。臣查翁心存所

奏，請臣派員馳赴通泰，乘虛由江陰常熟進搗蘇常。如或不能，則力保裏下河數百里沃壤，遏賊北趨。宋晉所奏請都興阿派兵由靖江、泰興分進江陰、常州各條，均屬詳慎周妥。惟都興阿一軍，須先肅清江北，俾後路無牽制之虞。現聞天長六合均經克復，江北僅浦口、江浦兩城，如即乘勢攻克，上可通會國荃，無爲運漕各軍之氣，下可聯袁甲三、臨淮、滁州各軍之援。則江北片段既成，根基既固，然後會合上下游分路規取南岸，方不致凌躐無序。自古江南用兵，以鎮江爲險要。目前局勢，鎮江尤屬必爭之地。若圖金陵，則俟鮑超一軍攻克甯國後，由東壩、溧陽進，而鎮江即出兵會之。若圖蘇常，則俟揚州一軍肅清江北，後由靖江、泰興進，而鎮江即出兵會之。是以臣前奏李鴻章統帶水陸下駐鎮江，原爲將來進取地步。惟鎮江現有馮子材、黃彬等軍，如果扼守得力，不須添換。李鴻章或移駐浦泰，或駛往上海，應俟該員抵鎮後，察看情形，再行具奏。其兩淮鹽務亦可就近與喬松年設法整頓。但江運未通，未必即有鉅款可指。現催令該員趕緊募練淮勇，並酌撥湘軍數營，如有火輪夾板船，可雇即由水路前進。否則陸師緣北岸前進，二月抄當可成行。會國荃新募到擬進攻巢縣和州一路，通下游鎮揚各軍之氣，仍固上游無巢一面之防。未便遠赴上海，顧彼失此。至上海餉源所出，關係亦重。臣已另片陳明，聯絡洋人協力守禦。或派陳士杰一軍赴滬，應俟陳士杰到皖，李鴻章到鎮以後，續行具奏。至松滬現有兵勇疲弱頗多，應酌加裁汰，以節糜費，而

收實效。上海縣知縣劉鄣深得民心，常州府知府周沐潤才略頗優，並知縣趙秉鏞、紳士趙宗建等，均在下游，應交李鴻章察看任用。此籌辦江蘇軍務之大略也。臣才識素拙，仰蒙聖主信任之專，斷不敢稍避嫌怨，亦不敢坐夫機宜。惟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要區，廣收官軍之降卒，財力五倍，人數十倍。若非慎以圖之，不特蘇浙難克，即皖南江西且有疆土日蹙之虞。過求速效，以至債事，轉非所以仰慰慈廑。所有遵旨籌辦江浙軍務緣由，專摺由驛覆陳，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鮑超軍在青陽大捷片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鮑超一軍十二月初進紮青陽城下。初七日，該逆乘夜撲營，經我軍轟退，並伏兵追殺，獲勝。初九日，該逆分四路來撲，各營分路迎擊，斃賊數百。詎石埭太平大股賊援齊至，築壘十餘座，與城賊相犄角。十一日，鮑超率馬步由東北門進剿，逆眾列隊迎拒。鏖戰兩時，賊大敗，倚壘開放鎗礮。各營奮勇前進，穿過逆壘，橫衝賊隊，為數段賊敗而走。我軍四面兜剿，當將東北門賊壘全行剗平。一股入城死守，一股往石埭大路逃去。鮑超督軍追殺十五里，擒斬二千餘名。總兵張玉田、副將唐仁廉力戰受傷。二十一日，城外復添賊壘二座。二十二日，鮑超督軍燬平之。惟青陽為甯國最要門戶，該逆屢次敗衄，仍欲併力苦守此城，以梗我師攻甯之路。

除飭鮑超設法攻取外，所有陣亡之守備唐泗和、韓玉庭、千總余三友、把總黃明漢、鄭崇友、杜得勝、周光元、璩大勝，曾有貴外委王為美、鄧必勝等十一員，應請飭部照例議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遵旨通籌全局摺

（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

為奏遵奉諭旨通籌全局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十三日，奉上諭：「會國藩、左宗棠、李續宜等，均負時望，卓著戰功，疊經先後簡任督撫，畀以重任。會國藩節制四省，左宗棠雖簡任浙撫，並諭以不必為地方職守牽制，復因皖事孔亟，不得已以李續宜移調皖撫，原冀合力通籌，力挽東南大局。現在江浙賊氛恣肆，亟應設法進兵，早圖恢復，拯生民於水火。前經會國藩等奏請克復漕鎮，無為方冀東征之師，可以直下江南。乃自去冬以來，該督撫等奏報獲稀，幾於月僅一至。而浙省嚴州、紹興、甯波、杭州等府縣各城迭次報陷，蘇省松江、上海、吳淞口等處警報頻來。皖北則苗練與髮逆交乘，圍穎甚急。賊氛到處，蔓延日甚一日。一朕以冲齡嗣位，荷蒙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舉賢任能，焦勞宵旰，日與議政王軍機大臣籌商軍務。每於該大臣等奏報到時，詳加披覽，一切規畫，輒深嘉許，言聽計從。想該大臣等勝算老謀，於大局必早有布置。惟賊

氛日熾，而該大臣等章奏寥寥，南服膽懷，殊深慮念！現在曾國荃募勇是否到營？李鴻章帶兵是否到鎮？鮑超進規甯國，能否得手？多隆阿、蔣凝學等軍，曾否分攻廬壽？楊載福何時可以銷假回營？與彭玉麟併圖東下，兵貴神速，東南之民待救孔急，而軍情變幻靡常，總宜趕緊辦理。其如何通籌全局，緩急兼權，均著將一切機宜隨時馳奏，以紓系、穎、郡、關、北路之防。湖州府、海甯州前據該大臣奏稱，尚能堅守。上海為餉源所自出，吳淞口守禦尤要。曾國藩、左宗棠、李續宜等如何布置，籌畫萬全之處，均著隨時分別迅速馳奏，毋再稽延。實深殷盼，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跪讀之下，悚惕實深！諭旨垂詢各條，臣於正月初十二、十三兩次奏報，亦已粗陳梗概。惟以聖主信任之專，兩宮皇太后望治之切，而臣等章奏寥寥，幾於月僅一至，疎遲之罪，夫復何辭！臣忝列戒行，歷年以來，奏報甚稀。其所以碌碌自守者，蓋亦有故：——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如近日賈臻奏廬州克復，袁甲三奏巢縣克復，皆因無稽之探報，以為入告之實據，又或賊蹤未近，預相震驚，輒以十萬、二十萬具奏，尤足以惑軍心而誤大計。臣處向不憑探報入奏，不欲以謠傳之詞淆朝廷之耳目也。——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賊之來，其始常危險萬狀，能堅忍支持，而後能漸臻安穩。如去歲黃文金之內犯，攻陷七縣，堅持三月，而臣僅彙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圍，苦戰九次，堅守彌月，而臣僅彙作兩次入奏。不欲以未定之狀，增朝廷之憂慮也。——一則不輕

奏預計之說。兵事成敗，難以逆料。咸豐八、九年間，江南屢奏金陵指日可克，十年夏間，浙江屢奏嘉興指日可克。厥後皆不能踐言。臣初督兩江之時，奏稱由甯國進兵，可達蘇境。厥後甯國失守，至今不能踐言。臣深以為恥！至近日內，臣章奏蒙鈔示臣處者，或稱援浙之帥可由嘉興、直搗蘇州，或稱揚州之帥可由常熟進攻。蘇州皆不量兵餉兩窮之苦，而預擬萬不可成之計。臣不欲以預計之說入奏，非特慮大言之難踐，亦恐紛亂朝廷之規畫也。——因此三者，每存敬慎之懷，轉蹈遲延之咎。前此文宗顯皇帝御宇，分任其責於封疆將帥，臣猶得以碌碌隨諸帥之後，循愚拙之常。茲值聖皇踐阼之初，微臣尤忝非常之遇，倚任彌重，延訪更殷。欽奉諄諭，自當變更前轍，隨時飛章入告。嗣後擬十日奏事一次，有急則加班具奏。所有此次諭旨垂詢之件，及正月歷奉寄諭垂詢諸事，謹分條一一詳對於後：——一、曾國荃新募之勇，據報正月二十前可以招齊。二十四日自湘起程，由水路東來。二月底可抵安慶。俟到安慶後，即令其進攻巢縣和州、含山等處。能破以三城，則與下游六合揚州聯為一片，毫無阻隔矣。楊載福本應於臘月銷假回營，因辰沅賊警逼近本地，官紳請楊載福代守乾州廳城，因此羈延至今，尚無起程確信。臣已三次飛催，囑其於二月回營。張運蘭前因病離營，因徽州被圍，催令力疾就道，即日將抵安慶，可回徽營矣。——一、李鴻章一軍，於臘底正初，招募淮勇五營，另撥湘勇數營，趕緊訓練。二月可以成軍。本擬由水路駛赴鎮江，因民

船不能直衝賊中，洋船又不肯雇載兵勇，不得已，仍須從陸路行走。由巢縣和含賊中經過，前有堅城，後無糧路，水業可危之道。應俟會國荃一面圍攻，巢李鴻章一面傍城衝過，衝至和州以下，則出六合江浦，以達於鎮江，毫無梗阻矣。——去年攻克無爲、運漕、東關等處，本可乘勝直搗巢縣、梁山，進圖金陵。近日袁甲三一軍，攻克天長、六合、江浦、浦口，尤有直薄金陵之機。方今東南糜爛，臣等熟不思直攻老巢，擒渠掃穴，惟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敗。與其急進金陵，帥老無功而復退，何如先清後路，脚根已穩，而後進。所有進兵金陵之次第，以臣愚計之多，隆阿一軍應俟攻克廬州，而後可進；會國荃一軍應俟攻克巢縣、含山、和州、梁山，而後可進；袁甲三、李世忠一軍應俟攻克廬州、守定六合，而後可進；鄒興阿一軍應俟守定揚州、浦口，而後可進。彭玉麟、楊載福之水軍，應俟攻克裕溪口、西梁山，而後可進。欲拔本根，先剪枝葉，仍須計算各路游擊之師，數倍於金陵圍城之師，庶幾無撤回之虞。擬即以臣議商之袁甲三、鄒興阿等，是否有當，恭候訓示遵行。——一、穎州圍城之賊，聞係捻匪與苗黨勾結，志在必得。穎郡與壽州、霍邱爲犄角之勢，李續宜業經奏派成大吉、蕭慶衍兩軍赴穎救援。據報於正月二十六日，自霍山起程，惟繞道固始，計程四百七十里，途次無米可買，恐到穎不能迅速。但求穎城堅守月餘，勝保救之於北，成大吉等援之於南，必可立解重圍。李續宜所部之兵，留三支駐守湖北，分防襄陽、德安、麻城等處，以兩支

赴援穎州，以一支防守六安。此外親兵帶來安慶者亦無幾矣。——一、謀浙之道，保廣信之糧路，以守衢州，保徽州之後路，以攻嚴州。含此二者，別無良策。臣已兩次具奏在案。目下左宗棠駐紮開化境內，正月十七日，在篳岸獲勝，仗一次二十日，在馬金嶺等處獲大捷一次。即日進攻遂安等縣，係從衢嚴之間下手。惟徽州、歙、績二縣，羣賊又復磨聚，我方圖入浙境，賊乃圖犯江皖。春夏間，及戰爭不休也。湖州海甯久無信息，鮑超圍攻青陽未下，不能遽及甯國之境。又豈能遙通湖州之信？昨奉寄諭，垂念趙景賢飭赴福建糧道之任，朝廷愛才之心，薄海臣民，聞之生感，特無如音問難通，徒深憂灼。——一、江蘇軍務，自寶山、奉賢、南匯、川沙失守後，上海已岌岌可危。至今月餘，歸然幸存，蓋髮逆畏忌西洋，不敢驟樹大敵。而目下情勢，舍借助洋兵，亦實別無良策。臣於二十二日，會經附片具奏。上海僻處東隅，論籌餉爲要區，論用兵則爲絕地。假使無洋人相助，髮匪以長圍裹我，官兵若少而弱，則轉瞬又成坐困之勢。若多而強，則不宜置此無用之地。再四思維，不得所以保全之法，擬仍借洋人之力，開語布公，與敦和好，共保人財。將來果派何軍協同防守之處，應俟李鴻章到鎮，陳士杰到皖，再行察看，奏明辦理。——以上各條均係近日諭旨下問之件，有業經具奏者，有未及詳陳者，理合一併臚舉，仰慰慈廑，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